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王文成公全書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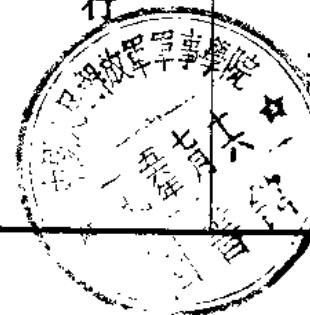
2 040 4572 8

王守仁著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王文成公全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文成公全書

卷九

別錄一 奏疏

奏疏一

陳言邊務疏（弘治十二年時進士）

邇者竊見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脩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况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爲今之大患在於爲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爲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頽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轅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

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不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使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尙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如虜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略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敎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略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礲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稱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可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

將士以驍勇强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擅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强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擅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以積慣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濟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故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効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爲名射生育以爲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旣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旣揚矣今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哉况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守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踏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賈貴賈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

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爲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轄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佯脫朝喪師於東陲寡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卽豪門之彙縁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剥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卽以先所喪師者斬於轄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一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喻以賊讎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讎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

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帥。或捐棄牛馬而僞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辦。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必有剽掠之虜。一以爲常。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其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爲失機。養威爲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劖。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堅城固守。遠斥候以防奸。勤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臂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渡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爲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

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為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軟則委於無可柰何事憚煩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不忽其微乞勑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卽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為虛文務欲責以實効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爲國惄惄之至

乞養病疏（十五年八月時官刑部主事）

臣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由弘治十二年二甲進士弘治十三年六月除授前職弘治十四年八月奉命前往直隸淮安等府會同各該巡按御史審決重囚已行遵奉奏報外切緣臣自去歲三月忽患虛弱咳嗽之疾劑炎交攻入秋稍愈遽欲謝去藥石醫師不可以爲病根旣植當復萌芽勉強服飲頗亦臻效及奉命南行漸益平復遂以爲無復他慮竟廢醫言捐棄藥餌衝冒風寒恬無顧忌內耗外侵舊患仍作及事竣北上行至揚州轉增煩熱遷延三月尪羸日甚心雖戀闕勢不能前追誦醫言則旣晚矣先民有云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臣之致此則是不信醫者逆耳之言而畏難苦口之藥之過也今雖悔之其可能乎臣自惟田野豎儒粗通章句遭遇聖明竊祿部署未效答於涓埃懼遂墮於溝壑蝼蟻之私期得暫離職任投養幽閒苟全餘生庶申初志伏望聖恩垂憫乞勑吏部容臣暫歸原籍就醫調治病痊之日仍赴前項衙門辦事以圖補報臣不勝迫切願望之至

乞宥言官去權姦以章聖德疏（正德元年時官兵部主事）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臣邇者竊見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持勑錦衣衛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上千雷霆之怒

者但以銃等職居諫司以言爲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宜然而莫敢爲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陛下復以罪銃等者罪之則非惟無補於國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况今天時凜冽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銃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墮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興羣臣紛紛之議其時陛下必將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陛下追收前旨使銃等仍舊供職擴太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痹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實罪伏覩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故敢昧死爲陛下一言伏惟俯垂宥察不勝干冒戰慄之至

自効乞休疏（十年時官鴻臚寺卿）

臣由弘治十二年進士歷任今職蓋叨位竊祿十有六年中間繢曠之罪多矣邇者朝廷舉考察之典揀汰羣僚臣反顧內省點檢其平日正合摈廢之列雖以階資稍崇偶幸漏網然其不職之罪臣自知之不敢重以欺陛下况其氣體素弱近年以來疾病交攻非獨才之不堪亦且力有不任夫幸人之不知而竇苟免臣之所甚恥也淑慝混淆使勸懲之典不明臣之所甚懼也伏惟陛下明燭其罪以之爲顯罰使天下曉然知不肖者之不得以倖免臣之願死且不朽若從末減罷歸田里使得自附於乞休之末臣之

大幸亦死且不朽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乞養病疏（十年八月）

頃者臣以朝廷舉行考察自陳不職之狀席稟待罪其時臣疾已作然不敢以疾請者人臣縹曠廢職自宣擴逐以彰國法疾非所言矣陛下寬恩曲成留使供職臣雖冥頑亦寧不知感激自奮及其壯齒陳力就列少效犬馬然臣病侵氣弱力不能從其心臣自往歲投竄荒夷往來道路前後五載蒙犯瘴霧魑魅之與游蠱毒之與處其時雖未卽死而病勞因仍漸肌入骨日以深積後值聖恩汪濊掩瑕納垢復玷清班收斂精魂旋回光澤其實內病潛滋外強中槁頃來南都寒暑失節病遂大作且臣自幼失母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有六耄甚不可迎侍日夜望臣一歸爲訣臣之疾痛抱此苦懷萬無生理陛下至仁天覆惟恐一物不遂其生伏乞放臣暫回田里就醫調治使得目見祖母之終臣雖殞越下士永啞犬馬惟蓋之恩倘得因是苟延殘喘復爲完人臣齒末甚衰暮猶有圖効之日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諫迎佛疏（稿具未上）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爲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郡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爲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郡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遡流求原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懲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

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知昔者齊宮固已播傳四海卽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遠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觀於遊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餧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爲諛言以佞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

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羣品之嚚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此而論之。臣亦切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拜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故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願。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

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耗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爲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踊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祝懇切殞越之至尊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聞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十一年十月時陝南贛僉都御史）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去歲四月嘗以不職自効求退後至八月又以舊疾交作復乞天恩赦回調理皆未蒙准允黽勉尸素因循日月至今年九月十四日忽接吏部咨文蒙恩陞授前職聞命驚惶感泣之餘莫知攸措竊念臣才本庸劣性復迂疎兼以疾病多端氣體羸弱待罪鴻臚閒散之地猶憮不稱况茲巡撫重任其將何才以堪夫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廩仕顯官臣心豈獨不願一時貪倖苟受後至濱政債事臣一身戮辱亦奚足惜其如陛下之事何況臣疾病未已精力益衰平居無事尙爾奄奄軍旅驅馳豈復堪任臣在少年粗心浮氣狂誕自居自後涉歷漸久稍知慚沮逮今思之

悔創廳及人或未考其實臣之自知則既審矣又何敢崇飾舊惡以誤國事伏願陛下念朝廷之大政不可輕地方之重寄不可苟體物情之有短長憫凡愚之所不逮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憫臣之愚不加諭遂容令仍以鴻臚寺卿退歸田里以免負乘之誅臣雖頗殞敢忘囑結臣自幼失慈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七旦暮思臣一見爲訣去歲乞休雖迫疾病實亦因此臣敢輒以螻螻苦切之情控於陛下冀得便道先歸省視岑疾少伸反哺之私以俟矜允之命臣衷情迫切不自知其觸味條憲臣不勝受恩感激瀆冒戰懼哀懇祈望之至

謝恩疏（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部題奉聖旨王守仁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寫勅與他欽此欽遵臣自以非才多病懼不勝任以致僨事當具本乞恩辭免容令原職致仕隨於十月二十四日節該欽奉勅諭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欽此欽遵外十一月十四日續准兵部咨爲緊急賊情事內開都御史文森遷延誤事見奉勅書切責乃敢託疾避難奏回養病見今盜賊刦掠民遭荼毒萬一王守仁因見地方有事假託辭免不無愈加誤事該本部題奉聖旨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緊去不許辭避遲誤欽此聞報憂慚不遑寧處一面扶疾候旨至浙江杭州府地方於十二月初二日復准吏部咨該臣奏爲乞恩辭免新任仍照舊職致仕事奏奉聖旨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贛地方見今多事着上緊前去用

心巡撫欽此備咨到臣感恩懼罪之餘不敢冒昧復請隨於本月初三日起程至次年正月十六日已抵贛州接管巡撫外伏念臣氣體羸弱質性迂疎聊爲口耳之學本非折衝之才鴻臚閒散尚以疾病而不堪巡撫繁難豈其精力之可任但前官以辭疾招議適踵效尤之嫌而聖旨以多事爲言恐蹈避難之罪遂爾冒於負乘不暇虞於覆餗雖勉蒞事忽已踰旬受恩思效每廢寢食顧兵糧耗竭之餘加之以師旅而盜賊殘破之後方苦於瘡痍尙爾一籌之未展敢云期月而可觀况炎毒舊侵懼復中於瘴癘迨日積憂不任於驅馳心有餘而才不逮足欲進而力不前徒切感恩之報莫申效死之誠臣敢不勉其智之所不足竭底礪於已盡其力之所可爲付利鈍於天亮無補於河嶽亦少致其涓埃稍俟狐鼠巢穴之平終遂廢鹿山林之請臣不勝受恩感激

給由疏（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臣見年四十六歲係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民籍由進士弘治十三年二月內除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弘治十五年八月內告回原籍養病弘治十七年七月內病痊赴部改除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正德元年十二月內爲宥言官去權奸以彰聖德事蒙恩降授貴州龍場驛驛丞正德五年三月內蒙陞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知縣本年十月內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德六年正月內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本年十月內陞本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正德七年三月內陞本部考功清吏司郎中本年十二月初八日蒙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正德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正德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止歷俸六箇月本日到任吏部劄付蒙陞南京鴻臚寺卿本月二十五日到任至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止連閏歷俸

二十九箇月零十二日本日准吏部咨蒙恩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府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前到地方行事支俸起扣至本月二十五日止又歷俸十日連前共較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例應給由緣臣係巡撫官員見在福建漳州等府地方督調官軍來剿漳浦等處流賊未敢擅離緣係三年給出事理爲此具本奏聞

衆失事官員疏（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據贛州府信豐縣及信豐守禦千戶所各報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有龍南強賊突來地名崇儒屯劄已經差委興國縣義民蕭承會同信豐龍南官兵相議勦捕續據申報強賊突來本縣小河住劄離縣約有四十餘里乞要發兵策應又據申報本月初九日有龍南流賊六百餘人突至城下除嚴督軍兵固守城池緣本所縣無兵禦敵誠恐前賊攻城卒難止遏乞調峯山摶手并該縣兵夫救護又經差委南安府經歷王祚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摶手殺手殺手前去約會二縣掌印官并領官兵相機攻圍去後續據縣丞舒富呈本月初十日蒙委統領殺手陳禮飭打手吳尙能等共五百名經歷王祚義民蕭承統領峯山加善雙秀摶手各三百名先後到於信豐縣會剿至十一日止有該所管屯千戶林節帶兵四十餘名出城據鄉導馬客等報稱止有強賊六百餘人在地名花園屯劄當同各官將兵分布劄定只見前賊一陣止有百十餘徒先出有前哨義民蕭承領兵就與敵殺斬獲賊級四顆奪獲白旗一面頃刻衆賊出營分爲三哨約有二千餘徒瞰知龍南反招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龍川縣浰頭賊首池大鬚賊首池大安新總并池大昇共爲一陣賊首楊金巢自爲一陣

勢甚猖獗鬼職督統本哨兵快奮勇交鋒殺死賊徒二十餘人不意賊衆一湧前衝殺手陳禮飭百長鍾德昇等見勢難當俱各不聽約束先行漫散有南康縣報勅義士楊習舉等仍與前賊死敵不退俱被戮傷身死及有經歷王祚上馬不便亦被執去賊勢得勝仍要攻城隨與蕭承林節等收集衆兵退至南營山把截遇蒙本道親臨該縣督剿各賊聞知退至牛州離城少遠至十二日前賊差人告招十三日蒙本道差蕭承前去招撫就將經歷王祚放回賊往原巢去訖等因到道備呈到臣隨據龍南縣知縣盧鳳呈稱本縣捕盜主簿周政會同鎮撫劉鐘千戶洪恩統領機兵旗軍於本月十八日前去信豐縣截捕探得強賊池大鬚黃秀魁等從鴻鵠隘越過安遠縣住劄本職督兵追截前賊已往廣東龍川縣復回原巢浰頭去訖據安遠縣知縣劉瑀稟稱於本月十九日統領水元大石等保民兵弩手前去龍泉等保截剿各賊遂回原巢去訖難以窮追以此掣兵回縣緣由查得先據該道及信豐縣所各稟報前事已經批仰該道兵備等官急調招撫義官葉芳協同石背兵夫斷賊歸路及調峯山弩手與南康打手人等責委縣丞舒富統領前後夾擊又看得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仍仰該府急行所屬隣近官司俱要乘險設伏埠集以待及於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賊不敢輕易奔突仍調安遠縣知縣劉瑀星夜起集水元大石等保民兵一千橫接龍南邀其不備若賊猶屯信豐急自龍南直趨浰頭擄其巢穴賊進無所獲退無所處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仰各遵照施行去後今據前因參看得縣丞舒富承委督剿不能相度機宜輕率驟進以致殺傷兵快原其心雖出奮勇責以師律均爲敗事經歷王祚臨陣潰奔爲賊所執後雖倖免終係失機信豐所縣知縣黃天爵千戶鄭鐸巡捕副千戶朱誠惟知固城自守不肯發兵應援龍南知縣